

目 録

提要		一
內篇		
天命		二
鳶魚		三
誠明		五
外篇		

無憂		八
胡母豹		九
喪服		一
魯繆公		三
任賢		六
過齊		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子思子全書

儒家類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子思子全書

等謹案子思子全書一卷宋汪晫編攷晁公武讀書志載有子思子七者晁益亦未見其本故別作是書凡九篇內篇天命第一馬魚第二誠明第三外篇魯穆公第四胡毋弟五喪服第六魯穆公第七任賢第八過齊第九其別裂中庸別立名目與曾子義孝理大學同又晡輯曾子用朱子校本大學至凡夏一書朱子反覆辨其偽而晡采之獨多已失鑒別又往往竄亂原文如孔叢子子思雜所習請于子思註曰雜者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雜說不存焉此書引之改曰子思請所習于子思則與子思答義全不相貫孔叢子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之所寄惟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子思子全書

理不一疑此書引之坐字下多一區字疑字上多一物字又孔叢子云假于進瞻與聞夫子之教此書引之以進瞻作進善較改舊文均失先儒詳慎之道且與曾子所引均不着其出典亦非輯錄古書之體較薛據孔子集語益證乎後矣待以書中所錄雖真贋互見然多先賢之格言故雖編次略駁至今不得而廢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學校上

總纂官臣劉世明

總校官臣陸費

費

欽定四庫全書

子思子金書

宋 江時 編

內篇天命第一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

欽定四庫全書

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仲尼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仲尼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仲尼曰。道其不行矣夫。

仲尼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過而揚。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仲尼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固守也。

仲尼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仲尼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自而強與。故。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往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內篇篇第二 凡九章

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仲尼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飲水食糧。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之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行。顧。言。君子胡不慤慤爾。

子思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

貴。貧賤行乎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仇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子思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仲尼曰。父母其順矣乎。

仲尼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仲尼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稌君子。惠而不德。直民宜。

人受祿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仲尼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
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年
終為庫欽定四庫全書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祭者。養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
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達賤也。燕毛。所以
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仲尼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
虛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句在下節或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六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
或敬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仲尼曰。好學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
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
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

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奢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往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月誅服。廉

欽定四庫全書

子思子全書

卷上

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信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內篇誠明第三 凡十三章

欽定四庫全書

子思子全書

卷上

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子思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子思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楊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子思曰。誠者。有誠也。而道有誠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子思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遠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畜。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天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天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天山一畧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龜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致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仲尼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廢禮。有宋存焉。吾學罔禮。今用之。吾從周。

子思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

卷下

七

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子思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同。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子思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庸

卷下

七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萬恭而天下平。詩曰。卑懷明德。大聲以色。仲尼曰。聲色

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輿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外篇無憂第四 凡十一卷

仲尼問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將泰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仲尼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似於進善惡聞夫子之教其父所薪其子弟克負荷是謂不肖仍母恩之所以大恐而不聞也仲尼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孝其克已乎

欽齋庫金書

子思子金書

子思問於仲尼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義由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區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諱

曾子居武城有趙冠或曰冠至蓋去諸曰無寓人於武室毀傷其薪木冠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冠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冠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冠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弱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

衡有齊冠或曰冠至蓋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軻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異地則皆然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雖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達吾嘗岐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氣

欽齋庫金書

子思子金書

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望不加長而見者遠鳥來於風草木來於時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憾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見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喻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浚水之與膏雨乎

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玳瑁，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其故何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于上。子上北而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欽定四庫全書

子思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子思貧居，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天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

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子思居於衛，糲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白狐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耳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以聞之，妄與如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能以知知，知而不能以知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外篇胡母豹第五 凡十二章

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

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彼於此欽定四庫全書

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蚘馬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臣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知若魚鳥可也，不

然，則彼將終身不躍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筆下鈞，以傷守節之士也。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眾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邀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欽定四庫全書

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子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子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騷則舉，魯君曰：主不肯，而皆以然也，違不肯，過不肯，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騷從騷，則鳥鳥為舉。

矣。子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衛公子伋齊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儀焉。子思曰。似寄命以求。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足。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貶。雖有爵賜人而不踰於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言。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子思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飲。尚庫金。

車馬。公子曰。吾未之聞也。謹受教。

公叔木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曰。請問之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曰。有龍傳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作。天下之過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情實而不脩名。

為善而不為人知。己不獲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據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大為畜伋。蓋自是憂無餽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說曰。古之人有言曰。寧之云乎。宜曰友之云乎。

欽定四庫全書

外篇卷第六 凡十章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忘日不樂。

曾子謂子思曰。伋齊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

日。杖而後能起。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民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欽定四庫全書

下則下者

子之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思居於衛。魯繆公卒。縣子使子思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無服。子思曰。吾出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曰。臣而去

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為之服。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利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反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妻妾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出踊中。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向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

欽定四庫全書

下則下者

無思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中。有絕道乎。子曰。繫之以姓。為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常愛也。是以椒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姻不絕。忠焉之道然也。

同族父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則既葬而除。不忌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

29 v 6.9

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嫗女復子思聞之曰
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外篇魯繆公第七 凡十一章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對曰可公曰為
之奈何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
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
矣

欽定四庫全書

子思子

子思問於仲尼曰假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
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
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仲尼曰堯舜之化百
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身死則法息蘇而寡
恩也若管子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子而專任法終必
亂成矣

魯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
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

誅者有迹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對曰以假
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私情之細不如公
義之大故弗敢私之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假所得言
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
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暴
之祿以賑困遺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
乎公曰諾

繆公問於子思曰立天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
欽定四庫全書

子思子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
法也子思對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
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
適而立其次權也曰苟得行權宜順聖人唯賢與愛立
也曰聖人不以權教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
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曰唯聖立聖
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
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君臣卜於祖廟亦權

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申詳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

欽定四庫全書

子思子集

王

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邲，夷狄，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穀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士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

而去。過梁山，止乎岐山之下。黜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十餘乘，止而成三十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璜鉉龜之賜。」

欽定四庫全書

子思子集

王

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以此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率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說斯道，力不堪也。」子思曰：「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已求聞者，為

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視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所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乎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歲四清。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祭於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于境。天子先問百外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親方嶽之。諸侯

飲定而進金

丁巳年

五

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採氏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所惡。以知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星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括免在位。則其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衆者。則貶秩削土。土荒民亂。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僧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罷。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又北巡。

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及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所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山川宗廟乎。子思曰。告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嶽。諸侯會盟。不越邦國。斯其禮何以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侯甸男采衛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幾。其不越於封境。雖行如在國。使商虛金

飲定而進金

丁巳年

五

陳子曰。皆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齊王問子思曰。今天下擾攘。諸侯無霸。吾國大人衆。國帝何如。子思對曰。不可也。君不能去貪利之心。曰。何如。曰。夫水之性清。而上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奢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齊王覽其民不羣。謂子思曰。吾知其不羣。而通觸吾怨。

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對曰：文王葬紂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斫朝涉而天下知暴。夫義者不必徇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怒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外篇任賢第八 凡十章

子思問於仲尼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仲尼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欲貨阿諛者。

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對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為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己，闇莫其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詭莫甚焉。君闇且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悅，矯之則逆而有禍，政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其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對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其所以見親而取所以見疏乎？是故寵